

工农兵文艺

(演唱专辑)

郑州市文化馆编印

一九七三年元月

目 录

一、咱的大学生（独幕话剧）

.....省纺机业余文艺宣传队（1）

二、奇袭白虎团（快板书）.....北京市曲艺团（13）

试 验 改 编

三、郭大娘探亲（山东快书）.....解放军某部（28）

任 洪 轩

四、铁打的骨头，举红旗的人（单弦）

.....北京大兴县宣传队（37）

五、线路畅通（相声）.....姚灵石 沈彤兵（53）

六、舅舅上银行（相声）.....杭州市朱秋僧（63）

七、十个鸡子儿（河南坠子）.....北京市曲艺团改编（76）

八、二分钱（山东快书）.....青岛市蔬菜公司（79）

咱的大学生

(独幕话剧)

河南省纺织机械厂业余文艺宣传队

时间：初夏的一天。

地点：某大队饲养室门前。

人物：张育红，廿四、五岁，女大学生，简称红。

王老忠，六十来岁，饲养员，简称爹。

王大娘，六十来岁，老忠妻，简称娘。

王志强，廿三、四岁，老忠二儿子，公社社员，简称强。

王志英，廿来岁，老忠女儿，拖拉机驾驶员，简称英。

幕启：秀丽山村。台左现出××队饲养室的半景。台右露出王老忠家屋角和篱笆墙。台右中一棵大柳树，树下摆着一个石条桌和两个石凳。

〔英边喊边上。

英：娘！娘！

〔娘用围裙擦着手，边应边上。

娘：哎！慌里慌张啥事儿啊？

英：娘！你快拾掇拾掇，我嫂子今儿要来了！

娘：啥？你说啥？！

英：就是你那没过门的儿媳妇张育红，今儿格就要来看你了！

娘：（喜出望外）真的？

英：那还有假。兽医站老李从县城回来说，农学院的学生到咱县实习。呆会儿我到拖拉机站等她！

娘：哟！这可真是云彩眼里吹喇叭——天上来的喜事呀！娘我做梦都在想着儿媳妇呢！

英：娘！看你高兴的！

娘：咋能不高兴啊！自从听说贫下中农推荐你嫂子上大学以后哇，我梦里都笑醒了几回，咱家呀，也有了大学生啦！

英：要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还能有这样的儿媳妇？

娘：可不是么。哟！我说志英，你嫂子头一趟到咱家，可得好好招待招待，给给给（掏钱），快到集上割点肉回来。

英：娘，我还有事呢！

娘：那，你把志强给我叫回来！

英：他正修理抽水机呢！

娘：修啥机也得给我叫回来。

英：（稍思索一会儿）哎！我就说呀……（跪下）

娘：这丫头（转向饲养室）。儿媳妇这就要来啦，可那老头子——只忙活着马下驹，这么大的事儿，他连面儿也不照，等回来了再说。

（欲下）

〔爹满面笑容上。〕

爹：不用等，我这不回来啦！

娘：啊！你还知道回来呀？

爹：不回来还行？“这么大个事儿”，总得给它弄点好吃的呀！

娘：哟！（旁白）还真差点冤枉了好人。我说老头子，你吩咐吧！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爹：嗨！真没想到她比我还关心。

娘：瞧你说的，“这么大个事儿”，我咋能不关心。

爹：那好！这么吧，你去煮上一锅小米汤，炖上一碗嫩豆腐，再烧一锅开水就得了。

娘：啥？啥？！死老头子，亏你说得出口！

爹：那你说咋办？

娘：我说，到集上割几斤肉回来包饺子。

爹：啥？马下驹喂饺子？

娘：嗨！说了半天还是马呀！（生气地坐下）

爹：饲养员嘛，不说牛就说马。（耐心地凑近娘）这马下驹要喝小米汤，（娘转背向，爹追正面）嫩豆腐给马下奶。

娘：（气）我说的是张育红令儿就要来家了，你倒是管不管？

爹：啊！呵呵呵呵！有你这个后勤部长，还用得着我操心？

娘：也不能只靠我一个人哪？

爹：那……

娘：你去给我买点东西回来。

爹：要米有米，要面有面，蕃茄黄瓜鲜鸡蛋，还买啥呀？

娘：儿媳妇头一趟来，连点荤腥都不动，多寒酸哪？

爹：什么？寒酸？我看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别忘了啃糠窝头、喝菜糊涂那年月！

娘：反正啊！我是说不过你。

爹：这可不是说过说不过的问题。啊！做点好吃的就是对孩子

好哇？你呀……好了好了！赶快给我烧开水去。（爹下）

娘：这老头子，他心里呀！就只有那匹马。这不，我还得先给他烧开水去。

〔娘欲下，强边喊边跑上。〕

强：大哥！大哥！娘！我大哥呢？

娘：（诧疑的）你大哥？！

强：志英说我大哥从部队回来了？

娘：（醒悟）噢！你大哥没回来。是你嫂子要来了。

强：（失望、含糊）我嫂子？！

娘：那还不一样！去去去！（边掏钱）快到集上割点肉，给你嫂子包饺子。

强：哎呀，娘！稻田等着上水，那儿还有工夫割肉去。

〔爹急匆匆上。〕

爹：正好！还非你去不行。

娘：（旁白）你看，他也同意了。

爹：枣红马象是难产。

强：啊！

娘：啊！

爹：你赶紧到兽医站请个兽医，快去快回。

娘：楞个啥？！还不快去。

强：哎！（跑下，爹望强跑下后，下）

娘：啧啧啧啧！你看看，这事儿啊都赶到一起了，枣红马，可是俺老头子的心头肉哇！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那……

噢！（娘进屋，爹出饲养室站在门口喊。）

爹：志强他娘！

〔娘把头探出笆墙应

娘：哎！啥事？

爹：把咱那油瓶提来。

娘：要油干啥？

爹：用得着。

娘：喂！（拿油瓶出）

爹：水开了没有？

娘：这就开。（爹接油瓶二人分头欲下）

爹：喂！水开了就熬小米汤啊！

娘：知道。

〔二人分下，强兴冲冲上。

强：爹！爹！大夫请来了。

〔爹忙出。

爹：啊？好哇！好，大……

〔红阔步迎上。

红：大爷！

爹：哦！姑娘。（不介意。向红后观望）哎！志强，大夫呢？

强：爹，这就是大夫。

红：大爷，我就……

爹：唉（向强）我叫你到兽医站请李大夫。

强：爹，兽医站我去了！李大夫不在家，在拖拉机站门口碰上

这位同志，她说她是兽医。

红：我是到咱县实习的。

强：（显示的）兽医专科大学生。

爹：（旁白）啊！又是大学生？！

红：我是来咱公社串亲戚的，可巧碰上咱队马难产……

强：人家一听说咱队马难产，连亲戚也不串了。

爹：啊……可别耽误了串亲戚呀！

红：大爷，串亲戚事小。

〔红欲进马棚，爹拦。〕

爹：同志，不麻烦你了，串亲戚去公社走这儿（给红指方向）志强，你送送同志。

强：（不解的）爹，大夫走了，这马……

红：马是国家财产，救马要紧！

〔红二进马棚，爹急拦。〕

爹：哎！姑娘！给马接生，可不象你们在学校念书写字，会弄脏了你的衣服。

强：（不服气的）爹！你这是什么意思？

爹：你懂个啥？

红：（会意）我们经常和马打交道，不怕脏啊！

〔红第三次抢步进马棚，爹来不及拦。〕

爹：站住！

红：大爷，你是不是信不过我？

爹：哼！这又不是喝凉水。马是国家财产。

强：（急躁的）哎呀！人家在大学学的就是专门给马接生。

爹：大学，哼！我见过那大学的学生，六二年那头大青牛还不是硬让那个大学生摆弄死。

强：爹，那是过去！

爹：过去……

红：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理论脱离实际。大爷，如今可不同了！按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培养学生……

强：现在的大学生都是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出来的，和过去不一样了！俺嫂子不也上大学了吗？

爹：（理屈）哼……那！那……

红：大爷，叫我试试看吧！（谦虚而诚恳地）

爹：（好象是得理）试试！说的倒轻巧，一匹马几千块钱叫你试试？！

强：那人家来了也得叫人家看看哪！

爹：没见过？还不是两只耳朵四条腿。

〔马嘶叫，三人急奔饲养室。红、强欲入，爹关门，强气急。〕

强 爹！

红 大爷！

强：唉！（蹲饲养室门旁）

红：（旁白）怎么办？打退堂鼓吗？不！不能！决不能辜负党的培养和贫下中农的期望，情况很紧急，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

强：同志，你看他……（指饲养室）

红：不！不能怪大爷。他有教训哪！

〔心情急迫，扒窗观望，又欲推门，门开爹出。〕

红：大爷，怎么样？

爹：（痛苦的）只露出两只前蹄，那马……（心疼地）这这！

强：怎么办哪？

爹：你叫队长去！

强：公社开会了。

爹：那！那！（束手无策）

红：大爷，真不行你再到兽医站看看大夫回来没有。

强：哎！对，赶快去。

爹：（醒悟地）嗯！嗯嗯！（欲下又不放心的对红）对！那你？……志强，看着门，别让人进去乱摆弄。

红：大爷，你快去吧。（爹急下）

强：（气急无奈）哎呀！（马嘶）怎么办？

红：走！咱先看看去。

强：走！

〔强、红进饲养室，娘端温开水上，爹急冲上二人遇。

爹：真急死人。

娘：又咋啦？（盆放石条桌上）

爹：我打了个电话，李兽医还在张庄。

娘：那可咋办哪？

〔英挥汗上。

英：爹！娘！

爹：哎！快开上拖拉机到张庄接李大夫。

英：（莫明其妙）……

娘：枣红马难产。

英：啊！好，我就去。

〔英急下，爹四顾发现强、红不在，正要发问，强内喊：

‘娘，拿条毛巾来！’爹发火。

爹：糟啦！（冲向马棚）

〔强跑上和爹撞了个满怀。

强：爹，小马驹落草了！

爹：（不相信的）啥啥啥啥？

强：小马驹落草了。

爹：真的？

娘：（高兴的）这可好了。（下）

强：那女大夫真有两下子。不慌不忙又把小马驹那两只前蹄送了回去，（娘拿毛巾悄悄的上，会神的听）然后她这么一按，那么一挪，这么一动，那么一揉，不大会功夫小马驹就落草了。

爹：（全神贯注，兴奋已极）嘿！

强：可精神了。

爹：（忘记一切）志强他娘，小米汤……（娘急捧毛巾递上，爹伸手一摸转身发现）嗨！小米汤，（笑）呵呵呵呵……（进饲养室，强随下）

〔娘慌忙端出小米汤。〕

娘：这下儿呀！老头子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强大步出接娘的米汤盆。〕

强：娘，我爹说了，可得好好招待人家。（下）

娘：哎！对了，赶快再预备点面条，多出个儿媳妇，又多出个女大夫。（乐滋滋的下）

〔志强边说边上红后随。〕

强：同志，说啥你也不能走，你要走了，我可没法交代，娘！

娘！大夫来了。

〔娘内应‘哎’！（上）〕

娘：哟！坐下坐下，快坐下，到大娘这儿啊！就跟到家一样，可别见外！（强下）

红：大娘，不是见外，天不早了，我还有事呢！

〔强端水上。〕

强：有事也不能走，来来来，先喝碗水。

娘：擦把汗！（递肩上毛巾给红，强示娘旁白）

强：娘，我爹交代下了，说啥也不能让大夫走。

娘：好了！这任务娘包了。

强：家里的事我包了。（进屋）

娘：我说大夫，你喝水呀！

红：大娘，我不渴了。（站起欲走）我看……

娘：（按红坐下）我看你先坐会，水开了咱就下面条。（边说边解下围裙）。

红：大娘，我有……（站起又欲走）

娘：（按红又坐）你有……（故意又开）二十四、五了吧？

红：（无奈）嗯。

娘：八成，对上象了吧？（用围裙擦桌准备吃饭）。

红：嗯！不……没呢！

娘：（打量红喜爱的）多好个闺女呀。大夫，如今这年青人跟过去可不一样呵！过去是早婚、早生、早得济，如今叫啥？啊！晚婚。晚婚好哇！我那大儿子今年也对上象了。说了！不到三十不结婚，俺那儿媳妇正上大学呢！不知道那姑娘……

红：（害羞的）大娘，我，我要走了，我还得串亲戚。

强：（站在门口）啊！对，娘，我忘了告诉你了。大夫本来是串亲戚的，听说咱队马难产，就跟我来了。

娘：好好好！可是这天不早了，无论如何也得吃了中午饭再走哇。

强：吃了饭叫我妹妹开拖拉机送你。（进屋）

红：不用了。大娘，那个亲戚家我还没去过……

娘：那……

〔英边擦汗边喊边上。〕

英：爹，李大夫……（见红发楞）哎！你……

红：（发现志英，上前）志英。

英：甭！不要我带路，你自己找上门啦！

红：（羞，推英）志英！

娘：（不解的）志英！这……

英：娘！这就是你梦里也想儿媳（推红）。

娘：（惊喜）啊！？育红……（上下打量）

〔强忙出屋门。〕

强：（风趣地），嫂子！

红：（不好意思地）娘！

娘：（端详许久）像！像！像啊！

英：娘！像谁呀！

娘：像我想的——一个心眼儿想着社会主义的那个……

〔爹手端空粥盆，兴冲冲地上。〕

爹：哎！大夫同志，嗨！你就别提小马驹有多么精神了。哈哈
哈哈！呵！志英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娘：（急拉爹背白）哎哟！死老头子，还是我先给你介绍介绍
吧！

爹：去！去！你噜嗦个啥？！（返回对红）大夫同志，你的大
号叫？……

众：叫张——育——红。

爹：（愕然）……！

红：（羞）爹……

爹：啊！哎……（拉娘解围，娘不理，转回）嘿嘿……（不知所

措，尴尬）小马驹呵呵！小马驹……。

〔强、英耳语。〕
英：（风趣地）爹，李大夫等会就来了。

〔众默笑。红拉英。爹僵局。〕
娘：（娘解围地）志强他爹，育红就在咱县实习。

爹：啊！知道了，知道了，育红啊！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

红：爹！娘！放心吧，我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提高自己，做贫下中农信得过的大学生。

爹：好！有志气，是咱的大学生！

众：对，是咱的大学生！

（亮相）

幕 落

奇袭白虎团

(快板书)

北京市曲艺团试验改编

一九五三年美帝的和谈骗局被揭穿，
它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阴云笼罩着安平山。
山上盘踞着美李的王牌军——
号称“常胜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
伪团部设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能攻易守戒备严，
铁丝网一道又一道，
地雷密布在前沿，
明碉暗堡到处是，
口令一会儿就一换，
什么明哨、暗哨、流动哨，
来往巡逻紧盘旋。
突然间，在黑处闪出几个人影，
嗯？转眼之间又不见了。
这些人，时隐时现似闪电，

灵活敏捷不一般。

身上穿的都是伪军装，

有短枪匕首插腰间。

一个个精神抖擞身强力又壮，

爬山涉水走的欢，

这正是——志愿军化装入敌穴，

我们机智勇敢的侦察员。

领队的是英雄排长严伟才，

二十多岁是个党员。

他忠于人民忠于党，

红心赤胆意志坚，

身材魁梧是个大高个儿，

侦察工作特别有经验。

今天他带领着六个侦察员，

七个人组成了一个尖刀班，

有小鲍、小吕、大徐和老张，

还有朝鲜人民军的小金、韩大年，

任务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

拂晓前，要奇袭白虎团。

这个任务很艰巨，

要在预定时间突破层层防线捣毁白虎团的指挥机关，

这夜色漆黑伸手不见掌，

七英雄摸索前进往上攀。

正走着，突然天空升起信号弹，

“喇喇喇”——探照灯光布满了山，

“突突突”——照明弹放光刺人眼，

“噔噔噔”——轻重机枪乱叫唤。
小金急忙跑过来：

“排长，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严排长停住脚步细观察：

“同志们，根据情况来判断，
敌人根本就没发现。

你听，他们枪打的方向都不对，
这是敌人内心空虚害怕的表现。

不管它，咱们迅速前进别迟延。”
“是。”

英雄们继续往前走，
他们正好借着探照灯光快步如飞奔了正南。

小金说：“排长，敌人对咱们还挺照顾哇！
知道天黑走路不方便，

给咱们点上了好多大电灯，
这下可什么都看得见了。

还又放炮又放鞭，
这热热闹闹象过年啦！”

嘿，正说着突然枪声停止灯熄灭，
夜静更深无声无息死一般。

原来是，敌人在试验一种美国新战术，
叫“抽疯式”的防御战：

抽不冷子就打一阵，
他说这样做是既保险还又安全。

可是敌人做梦也没想到，
我们的尖刀班越过了两道防线已经前进了三里远。